

正值豆蔻年华的南通女孩景雨酥撰写的《我期待什么样的父母》付梓成书了。这是一部饱蘸真情、独具见地又催人换位思考的新品力作。

在这本书里读到了“新角度”。角度有多种多样。从生物的角度看,有长少之分。父母是长辈,孩子是小辈,小辈尊重长辈乃传统美德,但长辈亦不能总是以“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俗语来空洞说教倚老卖老。依生物进化而论,人类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说长辈对小辈的智慧能力不可小觑也不可随意断言。从物理的角度看,父母身高体大,孩子相对矮小,双方力量对比有强弱,而能量对比则不然。看似父母阅历丰富,殊不知这是一个知识更新裂变的时代,孩子从多方面吸纳的新知识新能量有很多已达到或超过了

我决心写几句话,说说夏英勇的《承天门之灾》,把有些想法封印在小文章里。这样我就得救了。因为自从看了这作品,时不时就会想起它,脑海里现一下。干扰我写别的东西。不说点什么,不得安生。这就是为什么《钟山》已经发了好几个月,我才开始说它的原因。

不客气地说,散文在小说面前,真有点灰头土脸的。夏英勇凭一己之力,撑起了散文的脸面。谁敢说《承天门之灾》不如一部小说呢。完全可以拿它当小说。但是人家却说自己是散文。我想这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骄傲。每一个细节都有根据。雕花刻镂一样的。花了足够多的笨功夫。一呼一吸都是宋朝。

写这种东西,是要呕心沥血的。先吃草,再吐奶。绝大部分的力气要花在前期的功夫上。而真正动手写的功夫,也不比一部小说少。所以说写这样一种有根据的东西简直花了同等长度小说的几倍功夫。就是有一个小说的样子。明明白白地知道,虚构。我知道他在虚构。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虚构。他还是在虚构。我也

每每读有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心里会不自觉告诉自己,这是小说。因为就是一个小说的样子。明明白白地知道,虚构。我知道他在虚构。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虚构。他还是在虚构。我也

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旅居南洋新马编报,写下一批充满南洋色彩的小说。手边的《椰风蕉雨》,即为首次引进内地的刘以鬯南洋故事集,包含两篇中篇小说,四十篇短篇小说,以及二十篇微型小说。

因是南洋故事,小说中随处可见星加坡、马来亚、吉隆坡、牛车水、惹兰勿剎、康乐亭、直落亚逸、柔佛、亚罗士打等南洋的地区地名,引人生发出对南洋的幻想和向往之感。例如书中收录的第一篇中篇小说题目就叫《星加坡故事》,写的是发生在星加坡的艳遇故事(星加坡即新加坡,旧称星岛)。

书中的热带风光也是令人着迷之处。书名《椰风蕉雨》就涵盖了南洋最普遍可见的两种植物:椰树和芭蕉。从书里我还看到一种热带植物叫亚答树。马来人爱用亚答树叶盖屋,亚答树叶像芭蕉叶那般肥大密实,通风耐热,当地居民喜欢住在这种亚答屋里。书里还多次提到红毛丹。比如星

窆婴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他是窆太后的族亲,本可借此居高位而无忧,可一次的口不择言,几乎断送了他的仕途。

那次,梁孝王入朝,景帝设家宴招待。梁孝王是景帝的弟弟,是窆太后最喜欢的小儿子。酒酣之际,景帝随口而出:“千秋之后传梁王。”其实,景帝只是逗母亲高兴而已。窆婴却不识时务,连忙向景帝敬酒:“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窆婴的话说得没错,可错就错在他没有搞清景帝此言的真实用意。为此,窆太后立马将他从出入宫门名册上划去。

失去靠山,窆婴只好称病辞职。可偏偏吴、楚七国叛乱,景帝将宗室刘氏和窆家族人,拮了又拮,觉得堪当大任的只有窆婴,于是下令征召窆婴。可窆婴不忘前耻,藉口有病,不肯为景帝分忧,弄得太后好一阵脸上无光。最后还是景帝一锤定音:“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无邪?”于是,拜窆婴为大将军,赐黄金千斤。

窆婴力举袁盎、栾布等名将、贤士,并将皇上的赐金置于廊庑下,属下军吏可酌量取而用之。内有谋臣运筹帷幄,外有猛将奋不顾身,窆婴不负众望。凯旋后,窆婴被封为魏其侯,一时权倾朝野。

## 让期待变成自觉

□孙建华

父母,父母依此对孩子有时也须“礼贤下士”。从数学的角度看,角有锐角、钝角和平角之分。父母往往用俯视的锐角居高临下看自己的孩子,孩子则用仰视的钝角看父母。这种主从关系按传统伦理讲是一种正常现象,而用平角来互看对方,以平起平坐的姿态来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做“我期待倾听我心声的父母”,或许方能维系真正的感情和亲情。

在这本书里读到了“新维度”。当今父母对子女的成长教育比以往要超乎寻常的重视,这无可厚非,因为竞争让父母感到压力重重,但这种压力不宜再传导至孩子身上。父母往往为了

不输在起跑线上,常常“供给”足够多的“兴趣班”等资源填满课余时间,但这大多不是建立在孩子的有效“需求”上。正如书中所言“没有兴趣,哪来的爱好”,反之则会让孩子的压力不堪重负。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给予更多适合孩子自身成长的多维时空。一个健康向上的孩子仅仅有家庭与学校的两点一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自由的时空、想象的时空和选择的时空。历数世界贤达名人:如果爱因斯坦少年时未开动脑筋怀疑欧几里德的假定,也许就不会有震惊世界的相对论;如果小时候被讥讽为“白痴”的毕加索缺少在梦

想天地里的遨游,或许没有立体主义画作的问世……古今中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这本书里读到了“新温度”。父母爱孩子是天性使然,但怎么爱孩子却是需要父母亲身感受和体验的一门学问。爱得过热,宠爱会变为溺爱;爱得过冷,感情会变得疏远。这种恰有家庭与学校的两点一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自由的时空、想象的时空和选择的时空。历数世界贤达名人:如果爱因斯坦少年时未开动脑筋怀疑欧几里德的假定,也许就不会有震惊世界的相对论;如果小时候被讥讽为“白痴”的毕加索缺少在梦

## 一和它后面的那些零

——读夏英勇《承天门之灾》

□低眉

接受了这种虚构。而阅读《承天门之灾》,我的潜意识里又明明明白白知道,这是历史小说,也不只是历史小说。处处皆细节,江水奔流,庞大充沛。《承天门之灾》的细节兵团打败了我的潜意识。确凿无疑地,我承认了,那些事的确是真实的,非虚构。虽然也未必就是真的。是上了作者的当。

气足。这是我们读夏英勇的共同认识。不止我。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都十分地承认。所有的历史题材作家里头,夏英勇是气足的。气足便夯实了文本细节。你的前期积淀大于文本细节,就会显得气息稳定绵长。我不敢想象夏英勇在宋史上所花的功夫。在我看来,可能他根本就生活在宋朝。所以沉积了那么多的细节功夫,一整块的木头。扛起鼎就走。或者,透雕。要是气不够,就会大刀也舞不开,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内力不足,浮的,更不要说扛鼎了。或者,拼接,打木工胶,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大块好木头给你透雕的。

没有什么积淀又不想气虚怎

么办呢。让叙述小下来。怪不能都会对有些张口家国情怀闭口人生苦难的文章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没有活气,全是僵词,当然令人反感了。有些坏文章读完让人头上顶铁。真坏。

以上说的全是夏英勇笨的地方。一后面的那些零。没有零,“一”也就只是一。有了零,“一”才有可能无穷大。所以说,好东西是聪明人笨功夫写出来的。这是夏英勇自己说的。笨功夫是必定要花的。花完了笨功夫,也不一定就写出来好东西。也要聪明,有巧劲。会那腾。这就是那个“一”。有了这个“一”,《承天门之灾》读起来便像小说。有小说的味道。有了这个“一”,那无数个零才有了活气,会行走,有生命。

当然,夏英勇深谙此道。他从来都不缺少这个“一”。整部作品里类似“兵荒马乱是因为大街上确实有‘兵’和‘马’,他们是到城外的汴河码头仓库去背粮的。”这样的活气之句,比比皆是。

又比如:“年号就像个旧式女人,夫君得意之时,她就是浩命夫

人,光鲜且体面。夫君一旦流年不利,就要弃旧迎新,这时年号就成了冲喜的侍妾。”狡黠的叙事人时不时就跳出来,全权在握。在你的上方,全知全能,进行指引。这便是夏英勇的狡猾之处。作为叙事者,他决不甘心被历史覆盖。他要跳出来,指点江山。这是时间赋予后来者的权力。他决不放弃。

也许有些人不缺这个“一”。但是缺那后头的那些零。那种深厚的背景,那种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细作功夫,那种排兵布阵的耐心和力量。你可以想象,纨绔子弟夏英勇坐进了无数个夜深人静,把玩这段历史,把玩手把件。把历史盘出了包浆。于是历史便面粉一般,手指上流过。泥人张塑造了它。大白天捧出来。

这样的功夫最是伤人的。简直是在吐血。比如我,就只有耐心写一点零头碎脑的读后感。享受美食,吃就对了。至于做大厨,嘿嘿,那还是留给雄心壮志的人吧。归根结底,承天门之灾,是谎言之灾。作为读者的我们,是深可警惕的。

## 潮湿的南洋记忆

□尹画

加坡人去马来亚做客,常常会带回点红毛丹做手信。他写马来亚的两个恋人,常在椰林间相互嬉笑追逐,在小山丘白桦下对唱情歌,或者坐在小石桥的农场里偷吃红毛丹。还有榴梿,《星加坡故事》里说“不能吃榴梿的人就不能在星加坡住久”。

此外,还看到一些南洋小吃。南洋人喜欢喝乌啤,吃红豆冰、羊肉沙爹、五味汤、罗惹……罗惹是马来文Rojak的译音,一种常见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的蔬菜沙拉。新马居民还很喜欢坐在蔗呖店里喝水,喝蔗呖水。蔗呖水是Kopi-O的译音,指加糖去奶的黑咖啡。刘以鬯常带笔笔下的男女青年在蔗呖店里搭讪、聊天,在一杯蔗呖水里谈情说爱。也学到一些南洋地方用语。

巴刹指小菜场。小卜干指小街场,通常那里只有十几间店铺。古埃店指杂货店。甘榜是马来文Kampung的译文,指乡村。宋谷,是马来人戴的一种帽子。马打楼指警察局。马来亚华侨称一英里为一条石,两条石即两英里。吃风,即兜风或乘凉,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惯用语。闽侨称主人或老板为头家。“番山镛是唐山福”这是一句新马谚语。马来亚华侨称钱为镛。华侨汇款是侨乡里侨眷们的直接生活来源。

还有新马的传统文化。比如浪吟舞,是马来亚最普遍的民族舞蹈,新式“浪吟”常奏西洋歌曲,甘榜“浪吟”大都应用常奏马来古乐。当地女子喜欢穿娘惹装,上身穿薄纱的甲告耶,下身是五彩的纱笼。穿着娘惹装跳一段浪吟

舞,浓郁的南洋韵味扑面而来。

回归到小说本身。《椰风蕉雨》里收录的小说大多以爱情婚姻故事为主。刘以鬯笔下的爱情婚姻故事绝大多数是悲剧,特别是女主人公,通常命运悲惨,令人唏嘘不已。所以,偶尔出现几篇忧伤而深情的家庭故事,比如《梭罗河畔》《生日礼物》《机器人》这几篇,读来有温馨之感,感到生而为人拥有幸福的爱情和亲情,才是人生最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小说类型,基本分两类,都市小说和乡村小说。都市小说以星加坡故事为主,主人公往往流连当地歌台,去莱佛士坊喝茶拍拖,到海边巴刹宵夜。而乡村小说则侧重马来甘榜的底层小人物,书写时植入一些马来地方传统气息,增添了看点。

## 窆婴：千年冤魂何人识(上)

——《史记》人物之四十二

□陶晓跃

窆太后欲以窆婴为相,可景帝自有主张:“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相,持重。”权倾再三,景帝觉得窆婴实在不宜为相。

与此同时,田蚡崛起。田蚡是景帝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虽然窆婴身为大将军时,他还是不起眼的郎官。可时过境迁,他已身居太中大夫之位,加之能说会道,为晚年的景帝另眼相看。

由此,西汉外戚之间,旧臣与新宠权力之争的历史大剧拉开序幕。景帝去世,武帝即位,田蚡被封为武安侯,野心随之膨胀。他“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恰逢丞相卫绾因病免职,武帝便与众臣商议:“置丞相、太尉”。

田蚡深知,自己无以与望重的窆婴匹敌,便听从家臣之言,游说王太后,让窆婴为相,自己为太尉。如此,一箭双雕,既拥有了同样尊贵的地位,又赢得一个让了的好名声。

朝廷上下,以儒家为尊,贬抑道家。后来竟有人奏请武帝,不要将政事告之窆太后。窆太后大怒,免去窆婴、田蚡的丞相、太尉之职。窆婴赋闲在家,而田蚡却因王太后的关系,仍然得到武帝恩宠,参与国事。如此,趋炎附势之士,纷纷归附田蚡。窆太后去世,田蚡如愿以偿,当上丞相。

田蚡“貌似”,却喜欢显贵。当时,武帝初立,年富春秋,羽翼未丰。田蚡大权独揽,甚而将皇权也移于手里。他所荐之人,可以从居家之人,一下子腾达到年俸二千石的高位。由此,诸侯奉送金玉珠宝、狗马玩物,络绎不绝。

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窆婴,门可罗雀,只剩下灌夫不离不弃。灌夫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披坚执锐,因其战功,先后拜为中郎将、淮阳太守、太仆以及燕国国相。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加上借酒使性,几度为官,几度丢官。后来,他干脆利用战场的余威和官场的余脉,称霸一方。又因为他为人仗义,与众多豪强结为一

谐相处;一起做一次志愿者,在陪伴中践行起善念行善事的公益理念,等等。孩子需要鼓励的父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不断进步,也难免会有一些缺点和过错,孩子们需要容错和适时鼓励的父母。成年人在工作中尚有多种激励机制,更何况是孩子们呢。孩子从鼓励和赏识的环境中会汲取很多正能量。孩子需要以身作则的父母。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表率的作用是无穷的。以身作则,是润物细无声,是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优秀的父母总是用行动告诉孩子如何做好每一件事,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快乐而健康地成长。

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读一读《我期待什么样的父母》,让普天下的父母自觉成为孩子们心目中期待的好父母!

去。你要舍得。

从《绍兴十二年》,到《庆历四年秋》,再到《承天门之灾》,夏英勇的宋史三部曲吸引我追下去的魅力,很大的原因也在于他的“懂人性”。帝王君臣,都是人。懂人性自然也会懂帝王。不过是将心比心,贴近各人心理罢了。所以说,宋史三部曲,精彩的其实是把握了幽微的人性。那种历史事件前,各色人等的权衡,真是精彩。

《承天门之灾》里头有一个坏女人,特别使我佩服。我以为她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竟能生存得很好。最令我佩服的一件事是她处理“官家”留下来的政治遗产,简直不动声色。她就是刘娥。书里对这件事一带而过。我只是举个例子。

说到最后,必须要说一下《承天门之灾》的主体事件,其实就是“降天书”。不自信的皇帝赵恒一直制造天书事件来为自己的正统背书。当然是不可能降天书的了,除非是在梦里。于是围绕“降天书”事件,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乃至最后一场大火。“北宋遂亡”。赵宋王朝在历史的火焰中灰飞烟灭。

归根结底,承天门之灾,是谎言之灾。作为读者的我们,是深可警惕的。

爱伦·坡曾提到一个写作观点:整篇故事应该都是为了最后一句话而创作。这个观点我觉得刘以鬯运用得非常好,很像欧·亨利,时有预想不到的结局。比如《椰树迷途》,结尾是神来之笔,引人发笑。还有《惹兰勿剎之夜》《马场喜剧》《蓝宝石》……结尾也都有反转,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艳之感。我个人比较喜欢一篇《晚礼服》,围绕一件晚礼服展开的爱情故事,结尾转折令人愉快。

总体来说,刘以鬯小说里的情节传奇,情感表白鲜少铺垫,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一秒有了好感,下一秒就会拥抱亲吻。这一刻还是陌生人,下一刻就可能互相熟悉爱上了。虽然感情升温的速度太快,能够看出小说虚构的痕迹,但读来亦觉有异域趣味并引人生发叹息之感。立足于小人物的生活烟火,本就更易唤起读者心灵的同频共振,何况这些故事沾满南洋湿润的蕉风椰雨,足够令读者感到新鲜而好奇。

泻出勉强与敷衍。酒酣,灌夫起舞助兴,舞毕,灌夫邀请田蚡,田蚡却视而不见。灌夫借着酒劲,冷嘲热讽。窆婴见势不妙,拉走灌夫,才没让事态发展。然而,各自心里却有了更深的隔膜。

田蚡看中窆婴城南的一片田地,让人为说客,请求窆婴将这片田产出让。窆婴十分恼怒:“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坚决不肯。灌夫听说此事,大骂说客,仗势欺人。田蚡知悉,勃然大怒:窆婴儿子杀人,是我帮忙救了他儿子,他竟然舍不得一块地。再说,此事与灌夫无关,他横插一杆,是什么意思?

怀恨在心的田蚡,上奏武帝,说灌夫横行颍川,无恶不作,请求查办处理。田蚡向天下警示:丞相之威,无人可以侵犯。可田蚡万没料到,灌夫留有后手,掌握了田蚡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比如非法牟利,接受淮南王的贿赂,还有犯上的言辞等等。这些材料一旦抖搂,就会授人以柄,自身不保。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田蚡暗中指令中间人调停,双方和解。



## 新书架



### 《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

丁悚著 丁夏编

二十世纪初半叶的上海滩上,丁悚(1891-1969)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在美术(包括漫画、月份牌、广告、插图、美术编辑和教育等)、戏剧、电影、摄影乃至文学创作等众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是海派文化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不应被忽视的代表人物。《四十年艺坛回忆录》是丁悚专栏文字的首次汇集。



### 《寻找徐传贤》

十年砍柴 现代出版社

以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的活动为主线,以徐传贤之父徐熙春(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创始人)的活动为副线,借以父子俩的人生经历来反映清末民初大变局中传统家族的选择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上海和北京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城市关系,而两座城市的文化差异以及关系都投射在徐传贤的一生当中。



### 《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

张云/喵九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中的故事来源于《山海经》《搜神记》《夷坚志》《子不语》《聊斋志异》等经典作品。中国的妖怪故事不仅形象充满想象力、情节生动,而且蕴含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能够让读者在欣赏妖怪故事的同时,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 《文心雕草》

马俊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多识草木之名,亦可以读史而知世。近来此风甚盛,可补物识之不足。作者在《诗经》、药典和农书里上下求索,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讲述草木在人世的经历和故事。这些草木贯穿了中国的历史与中国人的生活,让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我们的民族。



### 《缺席的城市》

[阿根廷]里卡多·皮格利亚

四川文艺出版社

拉美的极权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尤以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最为严酷。本书的故事背景设置在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统治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时期,其间,反对独裁政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常常莫名失踪。